

# 中国梦 我的梦

经济日报社(集团)征文选登

## 新闻人的追梦情怀

总编室 张双



2007年7月,张双随广东湛江海关缉私艇出海巡邏。

小到一个人的欢笑泪水,一家企业的盈亏沉浮,大到一座城的幸福活力,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一个个平凡的、非凡的梦想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梦之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作为新闻人,我们见证并传播梦想。瞭望我们所处的时代,广泛而直接地参与社会进程,正是新闻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体现。梦想是我们心中的火,梦想的力量让我们坚持和前行。

我从一出校园就走上了报社夜班岗位,采访机会不多,所以非常珍惜这点点滴滴的感悟。作为夜班编辑,我们在后方,心却牵挂着每一个现场;熟悉黑夜,于是更爱追逐阳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一道温暖的希望之光,照亮我们心中万重念、手中万卷书、脚下万里路,照亮坚韧与奋斗的青春底色,照亮创新与创造的美好未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曾经是我关于梦想最美好的想象。从事新闻工作7年来,我慢慢体会到,这片海有了新的含义。

2009年,渤海湾。我在天津港煤码头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孔祥瑞。参加工作37年来,他坚守在生产一线当工人,伴随天津港的发展成长为新时期知识型高级工人技师。随着港口劳作方式从人力密集型向机械自动化跨越,传统机械被一套套先进的系统设备所取代。孔祥瑞梦想着,要把有关的技术参数和维修经验留下来,让新工人少走弯路。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总结,他主编的《系统设备故障维修技术指南》问世了,成为天津港煤码头工人维修必备宝典。孔祥瑞说,“咱们工人现在在知识有技能才能有力量。只要你钻研,就一定有收获;只要你熟练,就一定精湛;只要你不满足,一定要创造;只要你去追求,一定会卓越。”

2010年,南海岸。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珠三角”实体经济最早受到冲击,我们来到广东格兰仕集团调研采访。作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兴办的企业,31年里,格兰仕曾经为280个国际品牌代工。总裁梁昭贤说,我们的梦想是做百年企业。可是,哪个企业能靠为人工工成就百年呢?为了

实现梦想,格兰仕将自有品牌从微波炉向空调、小家电和冰洗产业全面延伸,构建起庞大的家电帝国;乘着补贴政策的东风,将家电“大篷车”开赴农村市场,让品牌深入人心;通过多元化的品牌运作方式,开拓出覆盖欧洲、北美、拉美和亚非市场的“一片林”,让品牌享誉世界。要成为消费者幸福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创造新的价值,不断传播健康快乐的生活理念,中国制造正在实现梦想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2012年,东海畔。百余年来,外滩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一栋栋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的建筑,诉说着上海从一个泥滩成长为“东方曼哈顿”的财富故事,也沉淀出一个高远的梦想——建设新时期的国际金融中心,超越昨日辉煌。2012年,我们在上海找寻梦想的足迹。金融中心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其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对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强大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对资源进行配置、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为快速成长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上海已经扬帆远航,日行千里。

## 小村庄里的中国梦

农村新闻部 徐胥



今年6月30日,徐胥在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民族小学采访。这所学校是重庆市唯一使用苗语和汉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这一切让我觉得惊讶,因为原来回家,总感觉像是进入到封闭的“时区”。但是如今,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消灭了隔绝感,在村里的时候,能强烈地感觉到和外面是一致的。时间在神州大地上走过,也绿了这里的杨柳,满了井塘。

这让我领悟到,所谓大象无形,一场波澜壮阔的改变行进中如春雨般“润物无声”。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这样的改变中潜移默化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报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同一版面上所列出的各条新闻中人物,也许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并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读者凭借着在报纸标题旁所印的“日期”,将本来彼此无关的人们和事件理解为有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它们被排在一起?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天,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地。于是读者就通过阅读报纸,想象出了一种“同时性”。

“中国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凭着百姓身边的改变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同时性”,所有人又被重新塑造在了当下。其实,民族认同并不虚无缥缈,本就附着在具体而微小的事情上,悄无声息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进而滋生出新的想象空间。当村里的通知形式由口耳相传到大喇叭,再到短信、网络,具体形态的变化正累积为巨

变。所有人被凝聚在一个“当下”,共同为一个明确而真实的目标“中国梦”而奋斗。守在村口抽旱烟的老大爷会告诉你,这两天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哪个国家出访;会告诉你孩子正在千里之外的哪个工厂里打工;也通过村干部了解到今年玉米的托市价和市场价相差几毛钱;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也会对村镇的发展规划议论上两句。这就是乡土中国的新文明形态,开放的公共空间里,越来越多这样的“好声音”。

这背后巨大的驱动因素必然是市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已充分表明:市场,是中国赢得梦想的路径所在。市场,更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着一个有梦想的中国。没有美丽乡村,也就谈不上美丽中国,而国之美,在于有梦。在新的时刻,所有人共同分享一个改革奋进的年代,市场触角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越伸越远的时候,新的民族想象正在积累形成之中,这个想象就叫“中国梦”。

## 梦想深深扎根在大地

证券日报 包兴安



2012年,包兴安(右)采访西安炳章松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永林。

在家里,我做作业帮父母喂猪、挑粪。2001年,我兴奋地拿到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似乎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生活轨迹。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我老包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而且考上了北京的!”那年我是我们村子里唯一考入首都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虽然一家人高兴不已,可是忧愁马上冲淡了喜悦,6000元的学费从哪里来?这是压在父亲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面对并不富裕的家庭,我真的犹豫了,我不忍心给父母增加如此大的负担,曾一度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然而,我是幸运的,那一年正好是大学扩招,国家出台了政策支持贫困的学生通过助学贷款上学,给我家点燃了新的希望,我感觉到自己的大学梦近在眼前。

怀里揣着借来的路费,挥别父亲后,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真正的火车,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到大学后,我如愿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获得了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有了助学贷款,我顺利地大学毕业,进入了一家报社当记者。我之所以当记者,是

因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每每看到记者在电视上报道着各地发生的新闻时,心里就泛起涟漪,我也想把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报道给国家听,把国家的大事报道给每个人听。我始终相信,每个人梦想的实现都会凝聚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伟大的中国梦实现就不远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数个梦想。我的梦想也深深扎根在中国梦之中,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之路不屈不挠地成长。

1980年,我出生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一个山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从我懂事以来,我看着我父母早出晚归,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庄稼地,看着操劳的他们,我时常在想,将来我也会像他们这样吗?不,我绝不能让“放羊娃的孩子还是放羊娃”这个怪圈绕下去,我将来一定要有出息——考上大学。

自小我的成绩一直拔尖,可随着年级的增高,我的学费也增加了不少,这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读高一时,家里拆了旧房子盖新房子,可没钱,我本想辍学去打工挣钱,可是父亲的话却打消了我的念头,“娃,不要像我一样当一辈子苦力,你要好好念书,将来考上大学,有文化才行啊。钱不是你操心的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能供你上学!”

听着父亲语重心长的话,看着父亲布满风霜的脸,我放弃了打工赚钱的念头。我明白我考上大学一直是父亲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在学校,我努力勤奋地学习,

## 记录历史 助力梦想

科技新闻部 董碧娟



今年7月16日,董碧娟(左一)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马家河村采访距离汉江源头最近的一户村民。

提起“中国梦”,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2011年7月,我走出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门,进入了向往已久的经济日报社。如果那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会回答:是高楼林立的城市规划,是壮阔精彩的产业图景,是上天入地的科技成果,是挥斥方遒的商界精英。

将近两年过去了,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一个个不经意间邂逅的笑容。这些笑容,有的爽朗,有的腼腆;有的质朴,有的沧桑。这些笑容,因为蕴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温暖,因为饱含着对信念的坚持而分外真实。这,就是梦想中的笑容。

2012年3月,在江苏连云港中复神鹰碳纤维公司生产车间内,我捧起了一缕轻盈柔滑的黑丝。这就是一直笼罩在国内外严密的技术封锁阴影之下的碳纤维。2005年,现任中复神鹰董事长的张国良扔下了自己效益颇丰的企业,在一片反对和质疑声中,集聚起一群国内的碳纤维痴迷者,在连云港郊外一片长满芦苇的盐碱地上开始了产业化攻关。

一天清晨,已经3个月没回家的张国良从厂房内的木凳子上醒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到了爬满一片黑压压蚊子的窗户透进了一缕阳光。那一刻,张国良心潮澎湃,疲惫和焦虑一扫而光,他拿起笔来,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在实现一个梦想,我被梦中的激情所燃烧,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碳纤维。我知道中国的军民产业对碳纤维的渴盼,打破西方国家禁运和技术封锁是如此重要!”

短短6年多时间,中复神鹰不仅创造了国内碳纤维领域的多个第一,还实现了全套生产装备全部自主研发。这家中国碳纤维企业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国际碳纤维巨头的产业报告中。

“这6年来,几乎每天都承受着希望、失败、焦虑和茫然的煎熬,那时候,上千平方米的车间里堆的全是废品,那种心痛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现在,我们打算把这儿建成新产品展示厅。”说到这里,我看到了张国良脸上自豪的笑容。

2012年7月,在陕西省扶风县豆村农场的一间简陋的平房内,我翻开了一本纸页泛黄的笔记。这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赵瑜用半个世纪的心血与汗水写成的育种笔记。

60多年前,在甘肃省永登县一个贫困小山村里,一部关于著名植物育种家马廷林的电报点燃了一位青年的梦想。1955年,赵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大学毕业,赵瑜主动放弃留京机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农科城武功(现杨凌)。从此,带着一把镊子、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在田埂上朝夕行走的身影成为了豆村农场的特别一景。半个多世纪寒来暑往,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凭借坚守与智慧,赵瑜成功培育出了5个优质小麦品种。结束采访时,已临近中午,赵老热情地挽留我吃饭。“这是我新研制的强筋新品种武农986,你尝尝!”端过赵老递过的面条,一筷入口,筋道爽滑,麦香浓厚。“真香!”听到这句赞美,老人笑容满面。

2013年1月,在广东省汽车客运站,我顺着楼梯走下深约1.5米的汽车安检槽,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安检员符如孔说,“下边尾气很大,有的长途车卫生间如果没清理好,味道更难闻。”1988年出生的符如孔已在这里工作了4年,比他小一岁的妻子蔡观妹也在客运站当了5年售票员。在客运站工作期间,除了2010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初二请了两天假,匆匆忙忙回老家办婚事外,他们没回老家过一次年。“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了,把人们安全全送回家,心里踏实、高兴。”小符腼腆地笑着,拿起工具又钻进安检槽。

这就是“梦想中的笑容”,这就是“中国梦”最生动的呈现!“中国梦”,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的梦。它可能是西北贫瘠土地上农民对于风调雨顺的期盼,也可能是北京打拼多年的工薪阶层对于蜗居的渴求;它可能是大都市一个创业青年矢志不渝的事业憧憬,也可能是山区孩子们对于外面世界的想象;它可能如三峡工程一般波澜壮阔,也可能如餐桌上残留的一颗米粒般微小。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不是造梦师,我们要做的,就是真实地记录老百姓追逐梦想过程中的那些平凡坚持、不懈的努力、难忘的记忆和温暖的感动;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不是梦想的旁观者,我们要做的,是真诚地帮助那些在梦想中徘徊的人们表达诉求,帮助他们争取更多人出彩的机会!记录历史,助力梦想,让“老百姓”的梦想照进现实,这就是需要我们媒体人奋斗终生的“中国梦”!

本版编辑 闫静